

文章编号: 1004-5104 (2001) 01-0040-06

从对抗到合作

——1979年以来沙特与伊朗的关系

吴冰冰

摘要: 1979年伊朗进行伊斯兰革命。80年代,伊沙关系在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发展、朝觐、地区安全和石油等问题上出现持续紧张和对抗。1989年霍梅尼逝世和伊朗的外交政策趋向务实使伊沙关系出现转机。1991年双方恢复了外交关系。1997年伊斯兰会议组织第八次首脑会议在德黑兰召开,大大加快了两国关系的发展,双方高层频繁互访,在经济贸易、文教卫生、环境、能源、交通以及安全领域展开广泛的合作。这种合作有利于海湾安全,促进了伊斯兰世界的团结和发展,使欧佩克能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 伊朗; 沙特; 海湾; 关系

中图分类号: D371 **文献标识码:** A

沙特和伊朗都是海湾地区的大国,两者的关系对海湾地区、中东乃至伊斯兰世界都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主要探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沙特和伊朗的关系。在80年代,沙特和伊朗关系的主要特点是紧张与对抗,在90年代的主要趋势是缓与合作。

紧张与对抗(1979~1990)

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到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沙伊关系主要围绕着现代伊斯兰主义、海湾安全和石油三个问题展开。

二战后,沙特一直奉行保守而谨慎的防御性外交政策,力求不介入地区冲突。50~70年代,它先后成功地经受了埃及和伊拉克革命提出的挑战,但是从1979年起来自伊朗的挑战比前两次更有威胁。

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建立了伊斯兰共和国,在外交上提出“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口号。伊朗外交政策的目的在于脱离西方阵营,同时也不进入东方阵营,同两个超级大国都保持距离。这是伊朗历史上所实行的中立政策的继续。

伊朗在卡迦王朝末期和二战初期曾试图推行中立政策,但均以失败告终。二战结束后,伊朗再次试图在东方和西方阵营之间维持一定程度的中立。1953年亲西方的法泽鲁拉·扎希迪担任首相后,伊朗开始执行完全倒向西方的外交政策。伊朗在伊斯兰革命后奉行中立政策,积极介入国际和地区事务,推行现代伊斯兰主义的意识形态。伊朗提出的“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主张包括三个含义:以伊斯兰作为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基础;“伊斯兰”指的是政教合一的伊斯兰体制;在此过程中伊朗起表率 and 核心作用,有义务输出伊斯兰革命。

伊朗和沙特在宗教问题上展开论战。霍梅尼在《伊斯兰政府》中指出君主制和世袭制是违背伊斯兰的,这是推翻巴列维王朝的思想武器。伊朗将沙特的瓦哈比派称作孤立的少数派;将沙特王室同巴列维王朝相比,认为他们都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将瓦哈比派乌里玛视为沙特王室手中的政治工具,尤其是“教令委员会”主席谢赫阿卜杜·阿齐兹·伊本·巴兹及其他沙特高级宗

教权威。

在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之初，沙特立即表明自己对于新的伊朗政权没有敌意，强调两国共同的伊斯兰因素。沙特国王哈立德在给霍梅尼的贺电中表示，对伊朗共和国以伊斯兰为基础表示满意。但沙特很快意识到伊朗伊斯兰革命是对它的最大挑战，是对它的“存在和安全，社会和宗教凝聚力，以及伊斯兰合法性”的严重挑战。沙特同巴列维王朝表面上有一定的相似性：都是君主制国家和富裕的石油国家，都在经历快速的现代化和社会经济变迁。沙特担心自己会成为伊朗伊斯兰革命的下一个对象。1979年，沙特发生的麦加清真寺事件，给沙特敲响了警钟，使沙特国内关于现代化和伊斯兰传统之间关系的争论更显突出。

沙特极力驳斥伊朗的攻击，否认同巴列维王朝有相似性。沙特声称自己是纯粹的伊斯兰，反对政教分离；王室总是根据伊斯兰进行统治，而不是像巴列维王朝那样反对伊斯兰；政府和王室都竭诚为伊斯兰服务，沙特王室同乌莱玛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沙特是唯一设有宪法的穆斯林国家，其宪法就是《古兰经》。1984年，沙特采用了在内容和形式上更具伊斯兰特性的国歌；1986年，法赫德国王命令将“陛下”的称呼改为“两圣地仆人”。同年，沙特指责伊朗政权残暴，认为伊朗是在输出恐怖主义和帝国主义。

双方在论战的同时还发展各自的组织力量。伊斯兰会议组织和穆斯林世界联盟等重要的泛伊斯兰组织基本上都在沙特的控制之下。伊朗指责它们是西方帝国主义和沙特王室的工具，试图建立新的组织来取代它们。1983年，伊朗资助的第一届伊斯兰思想大会在德黑兰召开；1983年，伊朗组织召开了第一届星期五领拜人世界大会。沙特则更广泛地通过穆斯林世界联盟和伊斯兰会议组织来传播沙特式的伊斯兰。穆斯林世界联盟每年从沙特政府获得1亿沙特里亚尔的资助。沙特

投资10亿美元设立投资公司，为根据教法规定从事交易的穆斯林提供帮助，同时设立“费萨尔伊斯兰服务奖”。

双方斗争最激烈的是朝觐问题。霍梅尼在《伊斯兰政府》中提出，朝觐不仅是宗教事务，更是政治事务。伊朗要求朝觐者在朝觐期间从事政治活动，也就是通过示威游行反对伊斯兰的敌人。在1979~1982年的朝觐中，沙特的安全部队都同伊朗朝觐者发生了冲突，1982年霍梅尼的私人代表穆萨维·霍伊尼哈由于在朝觐过程中组织政治游行被逮捕。1983年，两国达成某种妥协，伊朗朝觐者的人数上升到15万人，是各国中最多的。1983~1986年朝觐在平静的气氛中进行。1987年的朝觐季节爆发了最严重的冲突。据沙特估计，在1987年7月31日，有409人在冲突中死亡，其中伊朗朝觐者275人、沙特安全部队85人、其他国家的朝觐者42人。此后伊朗将沙特称为头号敌人。1988年4月，双方断绝外交关系。沙特通过伊斯兰会议组织控制伊朗的朝觐人数。在1988年3月安曼会议上，伊斯兰会议组织通过一个朝觐名额分配制，各穆斯林国家每1000人分配一个朝觐名额，伊朗因此获得了45000个朝觐名额。但霍梅尼决定抵制朝觐。

伊朗在宗教方面对沙特的另一个挑战是煽动沙特东部省哈萨的十叶派穆斯林。沙特有30多万十叶派信徒，主要集中在盛产石油的东部地区。1979年夏，在哈萨流传着号召十叶派不要同沙特王室合作的小册子，还有霍梅尼反沙特的录音带。在这个背景下，1979年11月底和1980年2月初，哈萨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示威活动。沙特立即予以镇压，逮捕了肇事的十叶派领袖，接着就执行了旨在改进哈萨地区十叶派生活水平的综合计划。哈萨地区从此恢复了平静。

在巴列维王朝时代，伊朗就试图确立在海湾的霸权。伊朗和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存在领土纠纷，包括阿布穆萨岛和大小通布

岛、巴林、阿拉伯河和胡齐斯坦四个问题。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伊朗因内乱在战争初期无法组织有效的防御。在战争中阿拉伯国家阵营分明，只有利比亚、南也门和叙利亚支持伊朗，包括沙特在内的其他阿拉伯国家都站在伊拉克一边。1980年11月，海湾六国同意签署集体安全条约，1981年5月，海湾合作委员会成立。沙特遂开始依靠海湾合作委员会抗衡伊朗。

伊朗经济依赖国际市场，外汇来源主要是石油收入。1973年后，伊朗和沙特开始争夺欧佩克领导权。1979~1980年供应短缺，斗争趋缓；1974~1978年和1981~1985年供应过剩，则斗争激烈。伊朗革命后，沙特成为欧佩克中决定石油价格的关键因素。沙特呼吁增产，保证西方的石油需求，并用石油价格压制伊朗。1981年，沙特要求欧佩克成员国同其一起降价，导致1982年油价大跌。1985~1986年，伊朗攻克伊拉克的法奥，沙特发挥影响，令油价下跌，加之欧佩克国家放弃限产保价政策，使伊朗蒙受重大损失。1986年8月，在世界大国的压力下，沙特和伊朗达成限产保价协议。1990年5月12日，伊朗石油部长在国际石油大会上大谈经济问题，表示要加强同欧佩克尤其是沙特的合作。

1988年，伊朗接受了联合国安理会598号决议，两伊战争结束。此后伊朗同海湾国家的关系有所改善。同年，科威特恢复同伊朗的外交关系，9月，阿曼外长访问德黑兰，沙特的对伊政策有所缓和。但1987年的朝觐事件和双方在朝觐名额上的分歧仍留有影响。1989年6月3日，霍梅尼逝世，拉夫桑贾尼当选总统，开始实施务实的外交政策。9月3日，海合会国家发表宣言，提出同伊朗建立友好关系。1988~1990年，沙特和伊朗各自调整与对方的政策。

缓和与合作(1990~2000)

霍梅尼去世后，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

伊担任国家最高领袖，拉夫桑贾尼担任总统。拉夫桑贾尼主张推行务实的政策，得到哈梅内伊的支持。接着，伊朗修改宪法，取消总理职位。从1981年以来一直担任总理的米尔·侯赛因·穆塞维是著名的强硬派，修宪使他失去了权力，这为伊朗推行务实的外交政策扫除了一个障碍。1992年，强硬派在议会选举中受挫。1997年5月，以开明、宽容著称的政治家哈塔米以明显优势战胜保守派，当选伊朗总统。在去年2月18日的议会选举中，务实的改革派又一次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伊朗务实的外交政策主要体现在努力改变自己宗教极端主义的形象，改善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和欧洲国家的关系方面。但是，90年代初期和中期国际局势的变化又为伊朗对外推行自己的现代伊斯兰主义主张提供了良机。海湾危机使很多阿拉伯人开始怀疑泛阿拉伯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而转向了伊斯兰信仰；苏联解体后中亚和高加索地区新独立的国家试图通过伊斯兰教明确自己的国家特性，巩固国家独立；在阿富汗、苏丹、阿尔及利亚和埃及等国，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迅猛发展。这些因素使得伊朗在执行务实外交政策的同时，继续坚持伊斯兰革命和泛伊斯兰主义。90年代后期，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的国际影响逐渐减小，伊朗国内的改革和温和派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从总体上看，输出伊斯兰革命在伊朗外交政策中的地位正在减弱。

海湾战争期间，拉夫桑贾尼的务实主张占据上风，伊朗在海湾战争中严守中立，并努力进行斡旋。海湾战争使伊朗国内的强硬派受到沉重打击，拉夫桑贾尼务实的外交政策得到巩固和加强。海湾战争爆发后，海合会国家开始反思与伊朗的关系。1990年12月，海合会国家首脑会议欢迎与伊朗建立更良好的关系，主张将伊朗纳入地区安全安排中。战后，伊朗同海合会国家的关系明显改

善,尤其是同沙特的关系。1991年3月双方恢复全面外交关系,伊朗也恢复了朝觐。6月,沙特外长访问伊朗。海湾战争后,海湾六国试图同埃及和叙利亚一起建立一个海湾安全机制。1991年3月,埃及、叙利亚和海合会六国签署《大马士革宣言》,准备由海湾国家提供资金,由埃及和叙利亚作为骨干力量组建一支海湾维和部队。7月,《大马士革宣言》签字国外长在科威特举行会议,对宣言内容进行了重大修改,提出由海合会国家在自愿的情况下各自求助于埃及和叙利亚的军队,而不是把它作为骨干力量。关于伊朗在海湾地区安全中的作用问题,埃及和叙利亚看法不同。埃及认为应当将伊朗从海湾地区的安全安排中排除出去,而叙利亚则认为伊朗应当发挥作用。《大马士革宣言》主要代表了埃及关于海湾地区安全安排的意见,遭到伊朗的强烈反对。由于这个宣言排除了海湾地区的两个重要国家伊朗和伊拉克,因此无法保证海湾地区阿拉伯国家的安全。尽管《大马士革宣言》签字国每年举行两次外长会议,但是由于海湾国家对实施该宣言持消极的态度,该宣言事实上已不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将伊朗纳入海湾的安全安排就很重要。

1992年,伊朗在阿布穆萨岛的问题上不再遵守1971年同沙迦签署的关于共管的理解备忘录。1992年4月,伊朗拒绝非阿联酋公民进入由沙迦管理的阿布穆萨岛南部。阿联酋派人去伊朗谈判,伊朗不予理会,反倒通过法律,将领海权延伸到12海里,把这三个岛屿纳入到它的领海范围。1992年8月,伊朗再次拒绝非阿联酋公民进入该岛。12月,海合会六国举行第13届首脑会议,呼吁伊朗取消在阿布穆萨岛所采取的行动,并停止对大小通布岛的占领。伊朗坚持认为这是伊朗同沙迦之间的问题,外部势力不应介入。而沙特和埃及都表示将帮助阿联酋解决这个问题。这成为影响伊朗同沙特等海湾国家之间关系

的一个问题。

1997年哈塔米担任总统和伊斯兰会议组织第八次首脑会议在德黑兰召开,进一步推动了伊沙关系的改善。哈塔米上台后主张文明之间的对话。1997年12月伊斯兰会议组织第八次首脑会议发表了《德黑兰宣言》。自此,伊朗的伊斯兰会议组织主席国身份更有利于它参与伊斯兰事务、地区事务和国际事务。1998年,沙特将伊朗的朝觐名额从6万人增加到8.5万人。

从1997年12月沙特王储阿卜杜拉亲王代表法赫德国王率领代表团出席德黑兰伊斯兰会议组织首脑会议开始,1998年2月伊朗前总统拉夫桑贾尼访问沙特,1999年5月沙特第二王储苏尔坦亲王访问伊朗,1999年5月伊朗总统哈塔米访问沙特,1999年10月伊朗议长努里访问沙特,2000年9月7日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的沙特王储阿卜杜拉亲王和伊朗总统哈塔米举行了会谈。双方高层的频繁互访和会见极大地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发展。

两国在多个领域开展合作。1998年5月沙特和伊朗签订了在经济、贸易投资、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青年福利领域的合作协定。根据协定,双方将鼓励合资项目,发展贸易。1998年9月,沙特协商议会批准了这一协定。2000年7月,沙特内阁会议通过沙特和伊朗航空运输协定草案。双方的经济合作也日益发展。1998年11月,在利雅得举办了伊朗贸易博览会;1999年11月,在德黑兰举行了第一届沙特工业展览会。1998年的贸易协定确立了两国贸易关系的框架,到1999年,两国贸易额超过2亿美元,合资项目金额超过2.8亿美元。2000年5月,中东最大的石化公司沙特基础工业公司(SABIC)同伊朗国家石化公司开展合作,以提高两国工业的全球竞争力。2000年8月,沙特内阁会议授权苏尔坦亲王同伊朗签订关于气象、环境保护、保护生物多样性和野生动物、开发和管理自然

